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前漢書卷

五十八至  
六十一

詳校官侍讀臣陳萬青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陳 墉

校對官中書臣馮 培

謄錄舉人臣高應龍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五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

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

士○來祁曰士字上疑有之字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

匈奴還報不合意

師古曰秦事不合天子之意

上怒以為不能弘乃

移病免歸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移居

元光五年復徵賢良

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

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

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

蕃

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

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少生

師古

曰中古草字

山不童澤不涸

師古曰童無草木也涸水竭也音胡各反

麟鳳在郊

藪龜龍游於沼

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澤無水曰藪沼池也

河洛出圖書父不

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

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

搜南則綏撫於交趾也渠搜遠夷之國也

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

得其宜

師古曰跂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跂音岐喙音許穢反

朕甚嘉之

今何道而臻乎此

師古曰臻至也

子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

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

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

師古曰安焉也

禹湯水旱厥咎何

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

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其下亦同

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

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

師古

曰悉盡也  
篇簡也

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

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

以正而遇民信也

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已○宋祁曰注文而已字疑當刪

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

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

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去無用之

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

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

上無功者下則羣臣

李奇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 音七旬反其字從走○宋祁曰

注文改走作

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

此八者治民之本也

○宋祁云江南本無民字

故民者業之即不爭

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

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

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禮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

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

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

師古

曰遠達也音于萬反

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

師古曰去棄也音邱舉反

和之

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

民不犯禁矣

○宋祁曰監本浙本止云不犯矣南本云民之所服也不犯禁矣而賞罰順之則民

從余謂不犯禁矣四字疑當刪止作則民從

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

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

師古曰比和也音頻寐反

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

師古曰合謂與上合德也

故心和

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

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

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疾



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

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

師古曰說讀曰悅

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

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

師古曰視履而行之

智者術之原也致利

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

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

明是非立可否謂

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擅殺生之

柄通壅塞之塗

師古曰擅專也

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

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

師古曰見顯也

凡此四者治之本道

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

○宋祁曰

南本云得其要道浙本云得其要術

法設而不用

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

不得其

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

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

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

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

○宋祁曰天德浙本無德字

順之和起逆

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

對

師古曰大對大問之對也

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

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

○宋祁曰浙拜為

博士待詔金馬門

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魯

班門為金馬門

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

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

吏正故其民篤

師古曰篤厚也

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

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

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

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

師古曰言志所在也

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

○宋祁曰答字下疑有馬字

問弘稱周公之

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

師古曰與猶如也

弘對曰愚臣

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

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

之

師古曰馴順也音巡

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

師古曰從人意

臣聞揉

曲木者不累日

師古曰揉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揉音人九反○宋祁曰累當作糸注文積累

古累字四字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

比禽獸木石之類哉

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一故反

暮年而變臣弘

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

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

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慎

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

緣者上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

可不肯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辯論之○宋祁曰庭當作廷後庭詰並同常與主爵

都尉汲黯請間師古曰求空隙之暇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師古

曰約要也

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為人談笑多聞

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音恢謂啁也善啁謔也

常稱以為人主

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

○宋祁云一作滄

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

願罷之於是上廼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

策弘不得一

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

弘廼謝曰山東鄙人不

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廼許之汲

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其下亦同

然為布被

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

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

欲以釣名

師古曰釣取也言若釣魚之謂也

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

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

師古曰擬疑也言相似也

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

治亦下比於民

師古曰比方也一曰比近也音頻寐反

今臣弘位為御史

大夫為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

無黯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

薛澤為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

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

古者任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

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乎



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

至丞相封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

師古曰婁古屢

字

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

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

屬也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

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鑿也脫音他活

反

故人賓客仰衣食

師古曰故人平生故交也仰音牛向反

奉祿皆以給

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

師古曰意忌多所忌害也

諸常

與弘有隙

○宋祁曰南本常作嘗

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

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謀反

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

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使人由臣子之道師古曰由從也

而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師古曰稱副也恐病

死無以塞責師古曰塞當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

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

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

曰疑則問之師古曰屈已濟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已濟知恥近乎勇

故成其智

師古曰不求苟得故為勇也 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

後知所以治人

師古曰自好問近乎知以下皆禮記中庸之辭

未有不能自治

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

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

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

師古曰言未嘗從軍旅

陛下過意擢臣

弘卒伍之中

師古曰過猶誤也

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

不足以稱

師古曰不副其任也

加有負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

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

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禍右武

師古曰右亦上  
也禍亂時則上

武未易此者也

師古曰  
易改也

朕夙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

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

師古曰惟思也  
知謂知治道也

蓋君

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

師古曰朕常思  
此不息於心也

君不

幸懼霜露之疾何恙不已

師古曰懼遭也恙憂也已止  
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禮記

曰疾止  
復初也

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

師古曰  
章明也

今事少間

師古曰間言有空  
隙也間讀曰閑

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

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為

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

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

師古曰繼踵言相躡也屈音邱勿反

又鉅勿反羗音力之反

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邱虛而已

師古曰言不能

進賢故不繕脩其室屋也虛讀曰墟

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

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

師古曰惇厚也音敦

其餘盡伏誅云

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

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為城旦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

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

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  
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

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品師古曰篤厚也

與內厚富而外為詭服以釣虛

譽者殊科

師古曰詭違也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一曰違衆之服也

夫表德章義所

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

者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適讀曰嫡

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

師古

曰脫身謂引身出也脫音徒活反

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

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

輒復分與弟者數矣

師古曰數音所角反

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

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小牧

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

臣生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

師古曰貸音土戴反

不善者教

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者曰苟子何欲

師古曰言

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

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

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使者以聞上以語丞

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

師古曰軌亦法也

不可以為化

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

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

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

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

師古曰印音牛向反

無以盡贍式復持錢

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

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

繇四百人

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

得復除四百人也

師古曰一說是也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



師古曰唯式尤欲助費上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

為中郎賜爵左庶長

師古曰第十爵

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

風百姓

師古曰風讀曰諷

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

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躠而牧羊

師古曰躠即今草屨

也南方謂之躠字本作屨並音居畧反○宋祁曰注文今草屨也景本作今之鞋也

歲餘羊肥息

師古曰息生也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

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

治民亦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

師古曰去除也音卹巨反

毋令

敗羣上竒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緹氏令緹氏便之遷

成臯令將漕最

師古曰為縣令而又使領漕其課最上

上以式朴忠

師古曰朴

質也拜為齊王太傅轉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

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駑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

則強國不犯之道也

師古曰國家威強而不見侵犯

臣願與子男

師古曰子

男自謂其子也

及臨菑習弩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

師古曰從軍而致死

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

師古

曰論語稱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故詔引之○宋祁曰注文南本作孔子之言曰

今天下不

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

孟康曰未有奮迅樂出身勞於

徭役者也臣瓚曰言未有奮厲于正直之道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奮憤激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直道謂報怨以直征南越也言無欲奮

齊相雅行躬耕

臣瓚曰雅素也言卜式躬

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  
耕於野不要名利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言其行雅正又躬耕也

隨牧畜蕃輒分昆弟

更造

師古曰言其畜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番音扶元反

不為利惑

師古曰言不惑

於利○宋祁曰感一作或注同

日者北邊有興

師古曰日者往日也興謂發軍

上書助

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

師古曰歲惡猶凶歲也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

今又首奮

師古曰為首而奮厲願從軍也

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

師古

曰形也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

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

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筭可罷上由是不說式

師古曰說

悅讀曰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

兒寬代之式以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

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

治尚書事歐陽生

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

養

師古曰都凡衆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養弋向反

時行賃作帶

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

廷尉文學卒史

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也

寬為人溫良有廉知自將

師古曰將衛也

善屬文

師古曰屬

級也音之欲反然懦於武

師古曰懦柔也音乃喚反又音儒

口弗能發明也時

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

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

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

張晏曰不署為列曹也師

古曰署表也置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為之也

除為從史

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

書之北地視畜數年

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在北地者若今諸司公廨牛羊還

至府上畜簿

師古曰簿謂文計也

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

師古曰  
郤退也

掾史莫知所為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

奏成讀之皆服

○宋祁曰越  
本無一奏字

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

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

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兒寬上曰

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

師古曰鄉  
讀曰嚮

以寬為奏讞掾

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為御史大夫以寬為掾

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

師古曰說  
讀曰悅

從問尚書一

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

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

師古曰下音胡嫁反

擇用仁厚士

推情與下不求聲名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

韋昭曰六輔為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劉德

曰於六輔界中為渠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溝洫志云

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仰之

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輔助溉

灌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

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軹是也馬說

三河之地哉

定水令以廣溉田師古曰為用水之次具立法今皆得其所也○宋祁曰注

令皆下當

添使字 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

之時不即徵收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

也貸音土代反

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

輸租緼屬不絕

師古曰緼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猶今言續索矣屬音

之欲課更以最上由此愈竒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

之事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注反

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

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

上竒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

張晏

曰統察楫聚也如淳曰歷數之元也臣瓚曰統猶總覽也楫當作輯師古曰輯楫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楫五

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為輯不通

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



必報

師古曰鄉讀曰嚮徵證也

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

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

師古

曰封禪之享薦也以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著音竹筋反

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

地神祇

李奇曰祛開散合閉也開閉於天地也○宋祁曰散字下當添也字

祇戒精專以

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

師古曰稱副也唯

聖主所由制定其當

師古曰猶中也

非羣臣之所能列令將

舉大事優游數年

師古曰言不決也

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

成

師古曰所言不同各有執見也

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

師古曰極

正也周禮曰以為人極也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音如金玉之聲也以順成

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既

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

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師古曰屬連

也音之間者聖統廢絕師古曰聖統聖人之遺業謂禮文也陛下發憤合

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師古曰祖始也宗祀泰山師古曰宗尊也六律

五聲師古曰六律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幽贊聖意師古

曰幽深也贊明也 神樂四合各有方象如淳曰四方色及五神祭祀聲樂各有等以

丞嘉祀為萬世則

師古曰則法也

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

告岱宗發祉闔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

甲子肅邕永享

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甫始之辭也大元太初

歷也本瑞謂白麟寶鼎之屬也以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師古曰宗尊也

肅敬也雍和也既敬且和則長為天所享也闔讀與開同

光輝充塞天文粲然

師古曰塞

滿也粲然明貌

見象日昭報降符應

師古曰言天顯示景象白日昭明也降下符應以報

德化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

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

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

夫自以為御史大夫

○宋祁曰褚大下夫字當作大

至洛陽聞兒寬為

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

匡諫於上官屬易之

師古曰易輕也音弋豉反

居位九歲以官卒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

李奇曰漸

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

艾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鴻大鳥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以其羽翼為威儀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燕爵所輕也遠迹羊豕之間師古曰遠窺其迹也非遇其時焉

能致此位乎師古曰馬於何也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

師古曰艾讀曰艾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

文武求之如弗及師古曰恐失之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

歎息師古曰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羣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

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磔出於降虜斯

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師古曰版築傳說也飯牛甯戚也已語終辭也飯音扶晚

反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

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

時定令則趙禹張湯

○宋祁曰南本今作律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

滑稽則東方朔枚臯

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亂也稽礙也言其變亂無留礙也一說

稽考也言可滑亂不可考校也滑音骨稽音工奚反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

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

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

不可勝紀

師古曰紀記也

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孝宣承統纂脩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  
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  
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  
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師古曰  
召讀曰  
邵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  
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  
於武帝時

前漢書卷五十八



前漢書卷五十八考證

公孫弘傳公孫弘○臣召南按史記云字季漢書于名

字里居住往視史記加詳此文獨脫何也

菑川薛人也○顧炎武曰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列傳齊

菑川薛縣人也言齊又言菑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

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

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

徐州滕縣界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儒林傳言薛

人公孫弘是弘審為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 臣召

南按顧說甚確但以本傳核之云牧豕海上惟菑川  
北近海若魯國之薛縣則東去海絕遠矣又云菑川  
國復推上弘史漢二文並合然則弘為薛人尚可疑  
而其為菑川人似無可疑也但薛縣屬魯不屬菑川  
則志可据耳

談笑多聞○史記作恢竒多聞

其以高成之平津鄉○ 臣召南

按志高成縣屬勃海郡

宋白曰滄州鹽山縣古高成縣也有平津鄉又戶六百五十表作三百七十三戶表傳互異

數年至宰相封侯○通鑑考異曰史記將相名臣表漢書百官公卿表弘為相皆在元朔五年建元以來侯者表恩澤侯表皆云元朔三年封侯按三年弘始為御史大夫蓋誤書五為三因置于三年耳

卜式傳使者曰苟子何欲○臣召南按平準書作苟如

此子何欲而然此傳節去數字意似不了又按卜式

始末本無足稱班氏但節取平準書中數段為傳與  
食貨志複矣且贊語以式質直配汲黯尤覺不倫

兒寬傳陛下躬發聖德統輯羣元注師古曰虞書曰輯

五瑞其字從木○臣召南按師古解輯輯與集三字

並同是也但虞書作輯五瑞其字從車未知師古所

据何本

前漢書卷五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五十九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湯傳第二十九

張湯杜陵人也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師古曰稱為兒者言

其尚幼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

掠治傳爰書訊鞠論報師古曰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逮赴對也爰換也以文書代換其

口辭也訊考問也鞫窮也謂窮覈之并取鼠與肉具獄

也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訊音信

磔堂下師古曰具為治獄之文處正其罪而磔鼠也○  
宋祁曰顏解具獄似失其意直謂成按耳于定

國杜緩兩傳已解緩延年之子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

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劉奉世曰傳非逮也  
若傳逮則不當先言掠治矣傳者傳囚辭也爰書者

蓋趙高作爰歷教學隸書時獄吏書體蓋用此故從俗  
呼為爰書也以此父使之書獄謂案牘耳非律令也

父死後湯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卿時師古曰嘗繫長

安湯傾身事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湯給事

內史為甯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師古曰大府丞相府也無害言其最

勝也解在調茂陵尉師古曰調選也選以為治方中孟

蕭何傳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蘓林曰天子即位豫

作陵諱之故言方中或言斥土如淳曰漢注陵方中用

地一頃深十二丈師古曰蘓說非也古謂掘地為阬曰

方今荆楚俗土功築作筭程課者猶以方計之非謂避諱也

武安侯為丞相師古曰徵湯為史薦補侍御史治陳

皇后巫蠱獄深竟黨與上以為能遷太中大夫與趙禹

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蘓林曰拘刻已而

禹至少府湯為廷尉兩人交驩兄事禹師古曰事禹志

在奉公孤立而湯舞知以御人師古曰舞弄其始為小

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

服虔曰乾沒射成敗

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師古曰乾音干

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

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道與之

師古曰陽以道義為交非其中

心故云浮也

是時上方鄉文學

師古曰鄉讀曰嚮

湯決大獄欲傅古

義

師古曰傅讀曰附

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

亭疑法奏讞疑

李奇曰亭亦平也師古曰亭均也調也言平均疑法及為讞疑奏之○宋祁曰

浙本疑字下有事字

必奏先為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

廷尉挈令

韋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著謂明書之也挈獄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挈令以為後式也挈



音口揚主之明師古曰言此自天子奏事即譴湯摧謝

計反蘇林曰深自挫按也師古曰鄉上意所便師古曰謂如

若上有責即摧折而謝也天子責湯之

指而言其端也鄉讀曰嚮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為臣議如此師古

上之意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此蕪林曰坐不用諸掾語故

此衍字耳罪常釋臣瓚曰謂間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

妄斷之常見原也知為此奏乃監掾史某所為師古曰間謂其欲薦吏揚

人之善解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臯子監吏深

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吏輕平者○劉敞曰吏所治

即豪必舞文巧詆

師古曰詆誣也音丁禮反

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

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

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故

皆見原釋也如淳曰雖文書按察致下戶之罪湯以先口解之矣上以湯言輒裁察之輕其罪也師古曰李如

二說皆非也此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罪聽上裁察蓋為此

希恩宥也於是上得湯言往往釋其人臯非未奏湯至之前口豫言也○宋祁曰注文希字下當添幸字

於大吏內行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

昆弟調護之尤厚

師古曰調和適之令得其所也護謂保佑也

其造請諸公

不避寒暑

師古曰造至詣也請謁問也造音七到反

是以湯雖文深意思不

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造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腹心之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上可論之

師古曰可湯所奏而論決之

其治獄所巧排大臣自

以為功多此類繇是益尊任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遷御史大夫會

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

給縣官

師古曰印音牛向反

縣官空虛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

銖錢籠天下鹽鐵

師古曰籠羅其事皆令利入官

排富商大賈出告緡

令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

師古曰輔助也以巧詆助法言

不公也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盱

師古曰盱晚也論事既多至於日晚盱音

幹○劉攽曰日盱當屬下句

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

師古曰但充其位而已無所造

設也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

其利姦吏並侵漁

師古曰並且也○劉奉世曰並音步浪反旁緣為姦也

於是痛

繩以臯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上自至

舍視其隆貴如此

○宋祁曰南本浙本其字下並有病字

匈奴求和親羣

臣議前師古曰於上前議也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

兵凶器未易數動師古曰言難可屢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

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

北邊蕭然苦兵師古曰蕭然猶騷然擾動之貌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

帝往來東宮間師古曰謂諸謀於太后也天下寒心數月師古曰懼於兵難也

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師古曰訖景帝之身更不議征伐之事天下富

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大困貧由是

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

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詐忠

○宋祁曰浙本此句詐字上有為字

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

使虜入盜乎

師古曰博士之官故呼為生也

山曰不能曰居一縣曰不

能復曰居一鄣間

師古曰鄣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為城因置吏士而為鄣蔽以捍寇也鄣

音之向反

山自度辯窮且下吏

師古曰度計也見詰自辯而辯窮當下吏也

曰能

迺遣山乘鄣

師古曰乘登也登而守之

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

後羣臣震讙

師古曰震動也讙失氣也讙音之涉反

湯客田甲雖賈人有

賢操

師古曰操謂所執持之志行也操音千到反

始湯為小吏與錢通

師古曰為

小吏之時與田甲為錢財之交

及為大吏而甲所責湯行義有烈士之

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

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

為地

服虔曰薦藉也文與湯故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藉已在內臺中文書有可用傷湯者因會致之不

能為湯作道地蕪林曰薦仍也師古曰薦數義同蕪說是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用傷湯者不為作道地

也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大雅雲漢之詩曰饑饉薦臻字亦如此○劉奉世曰薦數猶言簡閱數音色主反

薦如字其訓舉計數從中文事也太史公作悉數從中文書蓋其時文盡閱數從中所下文書或受詔如此其

間事有可以傷湯者文以前際亦不能與之為地然文似本無意造事中之也湯有所愛史魯

謁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女姦事

師古曰飛變猶言急變也。劉

奉世曰飛變謂如飛語無姓名上變者故上問從迹安起而湯云殆文故人也

事下湯湯治論

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從迹安起

師古曰從讀曰

蹤

湯陽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

師古曰殆近也

謁居病卧閭里

主人湯自往視病為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為業王數

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

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為摩



足疑與為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

官

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獄官無導也師古曰蘓說非也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事見百官表時

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湯亦

○宋祁曰注文獄官無導景祐本作導官無獄

治它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陽不省師古曰謁居弟不知而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李文

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

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丞相青

翟朝與湯約俱謝師古曰將入朝之時為此要約至前師古曰至天子之前湯念

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

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與讀

曰豫無與謂不干其事也

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

相見

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也

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

陷之

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此云三者蓋以守者非正負也

始長史朱買臣

素怨湯語在其傳王朝齊人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短

長

應劭曰短長術興於六國時長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也張晏曰蘓秦張儀之謀趣彼為短歸此為長戰

國策名短長術也

剛暴人也官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

師古曰言舊在

湯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

師古曰謂拜伏也

湯數行丞相

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陵折之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

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

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

李奇曰左證左也師古曰謂之左者

言除罪人正身之外又取其左右者考問也

曰湯且欲為請奏信輒先知之

居物致富與湯分之

服虔曰居謂儲也

及他姦事事辭頗聞

師古

曰聞於天子也

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知益居其物

師古曰益多也

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

師古曰類似也

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

有減宣亦奏謁居事上以湯懷詐面欺

師古曰對面欺誣也

使使

八輩簿責湯

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簿悉責也師古曰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

湯具自

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

師古曰讓亦責

也君何不知分也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

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

師古曰幾音居起反

今人言君皆有狀

宋祁曰南本今字下有之字

天子重致

君獄

師古曰重猶難也

欲令君自為計

師古曰言引決也

何多以對為

師古曰言何用多對

湯迺為書謝曰湯無尺寸之功起刀筆吏陞

下幸致三公

宋祁曰越本作致位三公

無以塞責

師古曰塞當也

然謀陷

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

得奉賜

師古曰奉音扶用反

無它羸

師古曰羸餘也

昆弟諸子欲厚葬湯

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何厚

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乃盡按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復稍進其子安世

安世字子孺少以父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

師古曰於尚書

中給事也給供也

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

三篋詔問莫能知惟安世識之

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

具作其事

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竒其材擢為尚書令  
遷光祿大夫昭帝即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  
師古曰篤厚也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

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白用安  
世為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曰右將  
軍光祿勳安世輔政宿衛肅敬不怠十有三年咸以康  
寧夫親親任賢唐虞之道也其封安世為富平侯明年  
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為車騎將軍與

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  
帝帝初即位褒賞大臣下詔曰夫褒有德賞有功古今  
之通義也車騎將軍光祿勳富平侯安世宿衛忠正宣  
德明恩勤勞國家守職秉義以安宗廟其益封萬六百  
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  
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聖王  
褒有德以懷萬方師古曰懷來也顯有功以勸百寮是以朝廷  
尊榮天下鄉風師古曰鄉讀曰嚮國家承祖宗之業制諸侯之

重新失大將軍宜宣章盛德以示天下顯明功臣以填

藩國

師古曰填音竹及反

毋空大位以塞爭權

師古曰大臣位空則起爭奪之權也

所以安社稷絕未萌也

師古曰未萌謂變故未生者也

車騎將軍安世

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夙夜不怠

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宜尊其位以

為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思惟

得失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為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

欲用之安世間指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



臣耳妄聞言之為先事不言情不達

師古曰事未施行而遽言之故曰先

事也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

全老臣之命

師古曰財與裁同

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

誰可者

師古曰言君尚不可更誰可也

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

為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

更為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

為右將軍上亦以禹為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

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

心畏忌已內憂矣

師古曰忌者戒盈滿之禍

其女孫敬為霍氏外屬

婦

師古曰女孫即今所謂孫女也

當相坐安世瘦懼形於顏色

師古曰形見也

上怪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竈恐

師古

曰竈益也

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

師古曰著明也間隙

也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

聞

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

與議也

師古曰與讀曰豫

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

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為通

師古曰有欲謝者皆不通也一曰告

此人而絕之更不與相見也。○宋祁曰南  
本浙本並云豈有私邪謝絕勿復為通 有郎功高不

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

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師古曰安世外

陽距之而實今其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師古曰問

已有何失長史曰將軍為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為

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師古曰較明貌臣下自修而

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執如此師古曰遠離也音于

萬反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

以知其不反水漿邪

師古曰反讀曰翻

如何以小過成罪郎淫

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汙衣冠告署適奴

師古曰適讀曰適

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

懷不自安為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為北地太守歲餘

上閔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為左曹太僕初安世兄賀幸

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為賀上書得下蠶室

師古曰謂腐刑也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為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

以全因呼為蠶室耳後為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

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

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為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

孫數有徵怪師古曰徵證也語在宣紀賀聞知為安世道之稱

其材美安世輒絕止以為少主在上不宜稱述曾孫及

宣帝即位而賀已死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

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為恩德侯置守冢

二百家師古曰身死追封故云封冢也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師古曰蚤古早字

子安世小男彭祖師古曰言養以為子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

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  
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為掖庭令非為將軍  
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為故掖庭令張賀

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

師古曰處安也音昌汝反

居家西關

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曰朕微眇

時故掖庭令張賀輔道朕躬

師古曰道讀曰導

修文學經術恩

惠卓異厥功茂焉詩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師古曰大雅抑之詩

其封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為陽都侯賜賀諡曰陽

都哀侯時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為散騎中郎將賜爵

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

祿

○宋祁曰浙本作辭祿不受

詔都內別臧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

文穎曰都內主臧官也張晏曰安世以還官官不簿也

安世尊為公侯食邑萬戶

然身衣弋絺

師古曰弋黑色也絺厚繒也

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

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纖微是以能殖其貨

師古

曰殖生也

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

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

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閔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

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

師古曰言意所

不及者即以問君也

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

師古曰感恨也音胡

也

薄朕忘故

蕪林曰本望君重於此也師古曰蕪說非也薄猶嫌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

非所望也願將軍彊餐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

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

師古曰輕車古之戰車續漢書云彫朱輪輿不巾不蓋蓄矛戟幢也麾旌弩介士謂甲士也蓄插也斑皮篋盛

弩也蓄音側事反斑音服○宋祁曰注文幢也別本浙本並無也字

諡曰敬侯賜塋杜東



師古曰瑩冢地也

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

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為有讓廼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

薨諡曰愛侯子勃嗣為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即位詔列

侯舉茂材勃舉太官獻丞陳湯

蘇林曰獻丞主貢獻物也

湯有罪勃

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諡曰繆侯

師古曰以其所舉不得人故加惡諡繆者

也妄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為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

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為我戒豈不厚哉

師古曰桑桑宏羊也霍霍禹也

言以驕奢致禍也

且死分施宗族故舊

師古曰言將死之時多以財分施也

薄葬

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

文穎曰成帝姊也臣瓚曰敬武公主是元帝姊也師古曰二說

皆非也薛宣傳云主怒曰嫂何以取妹殺之既謂元后為嫂是則元帝妹也

薨子放嗣鴻嘉

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

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為放供張

師古曰供音居用反

張音竹亮反

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為天子取婦皇后嫁

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

服虔曰私官皇后之官也

兩宮使者冠蓋不

絕賞賜以千萬數放為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

府儀比將軍與上卧起寵愛殊絕常從為微行出游北

至甘泉南至長楊五祚

師古曰祚與祚同

鬪雞走馬長安中積

數年是時上諸舅皆害其寵白太后太后以上春秋富

動作不節甚以過放

師古曰以放為罪過

時數有災異議者歸咎

放等於是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

師古曰薛宣翟方進

奏放驕蹇

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

捕賊

劉德曰謂詔捕罪人有名者也

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

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

景武強求不得

孟康曰音監監主樂人也姓景名武

使奴康等之其家賊

傷三人又以縣官事怨樂府游徽莽

師古曰樂府之游徽名莽

而使

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

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奔走伏匿

師古曰奔古奔

字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

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

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幸得

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

首

師古曰不忠之罪放為首

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

師古曰悖乖也音布

內反與背畔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

請免放歸國以銷衆邪之萌厭海內之心

師古曰萌始生者也厭滿

也音一艷反

上不得已

師古曰已止也

左遷放為北地都尉數月復

徵入侍中太后以放為言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永始

元延間比年日蝕

師古曰比頻也

故久不還放璽書勞問不絕

居歲餘徵放歸第視母公主疾數月主有瘳出放為河東都尉上雖愛放然上迫太后下用大臣故常涕泣而遣之後復徵放為侍中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歲餘丞相方進復奏放上不得已免放賜錢五百萬遣就國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死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鬪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

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  
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為侍中中  
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  
氏張氏親近寵貴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  
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  
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為武始侯張湯本居  
杜陵安世武昭宣世輒隨陵服虔曰隨所事  
帝徙處其陵也凡三徙復  
還杜陵

贊曰馮商稱張湯之先與留侯同祖而司馬遷不言故

闕焉

如淳曰班固目錄馮商長安人成帝時以能屬書待詔金馬門受詔續太史公書十餘篇師古曰劉

歆七略云商陽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屬文博通強記與孟柳俱待詔頗序列傳未卒會病死漢興

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湯雖酷烈及身蒙咎其推賢揚善固宜有後安世履道滿而不溢賀之陰德亦有助云

前漢書卷五十九



前漢書卷五十九考證

張湯傳湯掘熏得鼠○掘熏史記作掘窟

周陽侯為諸卿時注師古曰姓趙○臣名南按師古注

訛恩澤侯表固有周陽侯趙兼以淮南王舅得封然

當孝文六年即以有罪免矣此周陽侯即田蚡弟田

勝孝武初以皇太后弟得封徐廣注史記是也下文

言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可知湯由田氏進身謂

周陽侯姓趙不亦誤乎

遷御史大夫。○通鑑考異曰：百官公卿表元狩三年三月壬辰，廷尉張湯為御史大夫。史記將相名臣表元狩二年，御史大夫湯按李蔡既遷，湯即應補其缺。史記表是。

張安世傳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顧炎武曰：謂賀無見存之子，而以安世小男為子也。賀早死之子，別有一子，乃下文所謂孤孫霸。賀非無子也。

前漢書卷五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六十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杜周傳第三十

杜周南陽杜衍人也義縱為南陽太守以周為爪牙薦

之張湯為廷尉史使案邊失亡

文穎曰邊卒多亡也或曰郡縣主守有所亡失

也師古曰此說皆非也謂因虜人為寇而失人所論殺畜甲兵倉廩者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當刪

甚多奏事中意任用

師古曰以奏事當天子之意與減音故被任用也中音竹仲反

宣更為中丞者十餘歲

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周少言重遲師古

謂性非敏速也

而內深次骨

李奇曰其用法深刻至骨宣為左內史周為廷

尉其治大抵放張湯

師古曰大抵大歸也放依也音甫往反而善候司師古

曰觀望天子意

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

孟康曰擠音躋師古曰擠墜也上所欲

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

師古曰顯也客有謂周曰君為

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

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師古曰循因也順也○宋祁曰

浙本無法字

專以人主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

師古曰言不當然也

周曰三尺安出哉

師古曰安猶焉也

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

是疏為令

師古曰著謂明表也疏謂分條也

當時為是何古之法乎

師古

曰各當其時而為是也

至周為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

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

如淳曰郡吏太守也

文穎曰大府公府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也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

歸廷尉也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

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

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

師古曰往赴對

也吏因責如章告劾

師古曰皆令服罪如所告劾之本

不服以掠笞定

之師古曰定其辭令服也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

赦十餘歲而相告言

師古曰更歷也其罪或非赦例故不得除而久逃亡不出至于十餘

歲猶相告言由周用法深刻故也更工衡反

大氏盡詆以不道為上

師古曰氏讀與

抵同抵歸也詆誣也並音丁禮反

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

師古曰中都官凡京師諸官府也獄辭所及追考問者六七萬人也吏所增加十有餘萬

師古曰吏又於此外以文致之更增加也周中廢後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

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為盡力無私遷為御史大夫

始周為廷史有一馬

師古曰廷史即廷尉史也及久任事列三公而

兩子夾河為郡守家訾累巨萬矣

師古曰訾與貲同

治皆酷暴

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延年字幼公亦明法律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

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

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營軍司空軍

中司空各二人○宋祁曰空字下疑有令字

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以

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為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

子與蓋主燕王謀為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

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以病也一曰以病而移居以

語延年延年以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為建平侯延年本

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

師古曰首謂初首先發之

有忠節由是擢

為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

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

師古

曰姓侯史名吳

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

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

師古曰交雜同共治之也

皆以為桑遷坐

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迺匿為隨者也

孟康曰言

桑遷但隨坐耳非自反也

即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

師古曰重數其



事也。○宋祁曰：江南本後字，下有使字。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

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師古曰首匿者

言身為謀首而藏匿人也，他皆類此。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

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師古曰縱放也少府徐仁，即丞相

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為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

即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師古曰于法律之中吳當

得何罪。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為不道。明日，千秋封上

衆議。光於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張晏

曰外則去疾欲盡內則為其壻也師古曰此說非也  
外內謂外朝及內朝也○宋祁曰注文疾一本作侯遂

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

光爭以為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為不道恐於法

深

師古曰詆誣也次下亦同

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為好言於下盡

其素行也

師古曰言非故有所執持但其素行好與在下人言議耳

至擅名中二千

石甚無狀

師古曰無善狀

延年愚以為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

師古曰言在位已久是為故舊又嘗及仕先帝而任事也

非有大故不可棄也間者

民頗言獄深吏為峻詆

師古曰峻謂峭刻也

今丞相所議又獄事

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

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於天下也

師古曰重猶難也以此為

重事

先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及丞

相終與相竟

師古曰謂終丞相之身無貶黜也

延年議論持平合和朝

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為大將

軍光言年歲比不登

師古曰比頻也

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

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年歲宜應

師古曰言儉約寬和

則豐年當應也說讀曰悅

先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

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

師古曰先乎處其可否然後奏言處音昌汝反可官試者至為縣令或丞相御

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師古曰抵至也言事之人有姦妄者則持

致之於罪法也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如淳曰兩府丞相御史府也諸章有所疑使延

年決之師古曰此說非也上書言事者其章或下丞相御史或付延年故云分章耳非令決疑也昭帝

末寢疾徵天下名醫延年典領方藥帝崩昌邑王即位

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

養於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

孫德美勸光安世立馬宣帝即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  
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  
戶詔有司論定策功大司馬大將軍光功德過太尉絳  
侯周勃車騎將軍安世丞相楊敞功比丞相陳平前將  
軍韓增御史大夫蔡誼功比潁陰侯灌嬰太僕杜延年  
功比朱虛侯劉章後將軍趙充國大司農田延年少府

史樂成功比典客劉揭

師古曰據如此傳樂成姓史而霍光傳云使樂成小家子則又

似姓使功臣侯表乃云使樂成三者不同尋史皆封侯  
使一也故當姓史或作使字而表遂誤為便耳

益土延年為人安和備於諸事

師古曰言皆明習也

久典朝政上

任信之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

遺警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

霍氏舊人欲退之而丞相魏相奏延年素貴用事官職

多姦遣吏考案但得苑馬多死官奴婢乏衣食

師古曰傳言延

年身不犯法但丞  
相致之於罪耳

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後數月復召

拜為北地太守延年以故九卿外為邊吏治郡不進

師古

曰比于諸郡  
不為最也

上以璽書讓延年

師古曰讓責也

延年乃選用良

吏捕繫豪強

○劉奉世曰繫當作擊字之誤也

郡中清靜居歲餘上使

謁者賜延年璽書黃金二十斤徙為西河太守治甚有

名五鳳中徵入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

位坐卧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

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

金百斤酒

○宋祁曰浙本酒字上有牛字

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

安車駟馬罷就第

師古曰安車坐乘之車也後漢輿服志曰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

熊軾皂蓋倚鹿較者畫立鹿於車之前兩藩  
外也伏熊軾者車前橫軾為伏熊之形也  
後數月薨

謚曰敬侯子緩嗣緩少為郎本始中以校尉從蒲類將

軍擊匈奴

文類曰趙充國也臣瓚曰征蒲類海故以為名

還為諫大夫遷上谷

都尉鴈門太守父延年薨徵視喪事拜為太常治諸陵

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

師古曰獄案已具當論決之故封上

官

屬稱其有恩元帝初即位穀貴民流元光中

○宋祁曰元光當從

南浙本  
作永光

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

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

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



欽字子夏少好經書家富而目偏盲

師古曰盲目無見也偏盲者患一目

也今俗乃以兩目無見者始為盲語移轉也

故不好為吏茂陵杜鄴與欽同

姓字

師古曰並字子夏

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為盲杜

子夏以相別

師古曰衣冠謂士大夫也

欽惡以疾見詆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

迺為小冠高廣財二寸

師古曰財與纜同古通用字

由是京師更謂

欽為小冠杜子夏而鄴為大冠杜子夏云時帝舅大將

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知自助鳳父頃侯禁與欽兄

緩相善故鳳深知欽能奏請欽為大將軍軍武庫令職

閒無事欽所好也

師古曰閒讀曰閑○宋祁曰軍武庫一本無軍字諸本皆有予謂當存軍

字是大將軍之軍武庫也欽為人深博有謀自上為太子時以好色

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家女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

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

張晏曰陽數一三五七九九數

之極也臣瓚曰天子一娶九女夏殷之制也欽故舉前代之約以刺今之奢也必鄉舉求窈窕

不問華色

師古曰鄉舉者博問鄉里而舉之也窈窕幽閑也窈音一了反窕音徒了反

所以

助德理內也娣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

師古曰媵

女之內兄弟之女弟則謂之娣姪塞絕也

故后妃有貞淑之行則

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考之福

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

師古曰由用也從也女德不厭言好色之甚也

女德不

厭則壽命不究於高年

師古曰究竟也

書云或四三年

師古曰周書七

逸篇曰惟湛樂之從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年或四三年謂逸欲過度則損壽也

言失欲

之生害也

師古曰失請曰佚佚與逸同

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

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

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俸異態後俸異態則正后自疑

而支庶有間適之心

師古曰間代也音居覓反適讀曰嫡次下亦同

是以晉獻

被納讒之謗申生蒙無罪之辜

師古曰蒙亦被也

今聖主富於

春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

師古曰鄉讀曰嚮

未親后妃之議

將軍輔政宜因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

家求淑女之質母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

師古曰惟

求淑質無論美色及音聲技能如此則可為萬代法也

夫少戒之在色

師古曰論語孔子曰

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言好色無節則致損敗故戒之也

小卞之作可為

寒心

張晏曰刺幽王廢中后而立褒姒黜太子宜咎而立伯服也臣瓚曰小卞之詩太子之傳作也哀大

子之放逐愍周室之大壞也師古曰詩小雅也二說皆是卞音盤

唯將軍常以為憂鳳

白之太后太后以為故事無有欽復重言

師古曰重言音直用反

云殷監不遠在夏后氏之世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言殷之所監見其事不遠近

在夏后氏之時

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怠忽

師古曰怠忽忘也

可不

慎哉前言九女畧陳其禍福甚可悼懼竊恐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夭壽治亂存亡之端也迹三代之季世

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

韋昭曰宗殷高宗也宣周宣王也皆饗國長久

師古曰宗宣之義韋說是也近屬者謂漢家之事耳屬猶言甫爾也音之欲反

禍敗曷常不由

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闕唯歎之

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

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曰此魯詩也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

無厭天下將蒙化師古曰蒙被也陵夷而成俗也○宋祁曰離字下疑有脫

文故詠淑女幾以配上師古曰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故云然也淑善也幾

讀曰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師古曰作謂作詩也夫君親壽尊國

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

理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

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鄭氏曰卒急也

師古曰卒音干忽反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

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

政而不蚤定

師古曰蚤古早字

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

子之願念闕睢之思

師古曰信讀曰申

逮委政之隆及始初清

明

師古曰委政之隆言天子委鳳政事權寵隆盛也始初清明天子新即位宜立法制

為漢家建

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遴

李奇曰遴難也師古曰遴委同

鳳不能

自立法度循故事而已會皇太后女弟司馬君力

蘇林曰字

君力為司馬氏婦

與欽兄子私通事上聞欽慙懼乞骸骨去後

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

放舉欽欽上對曰陛下畏天命悼變異延見公卿舉直

言之士將以求天心迹得失也

師古曰觀得失之蹤迹也

臣欽愚慙

經術淺薄不足以奉大對

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

臣聞日蝕地震

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

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

師古

曰解在劉向傳

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

師古曰來

陵或臣子背君父

○宋祁曰江南本作臣背君子背父

事雖不同其類一

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



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

師古曰刺戾也音來曷反

關東諸侯無強大

之國三垂蠻夷無逆理之節

師古曰三垂謂東南西也

殆為後宮師古

曰殆近也

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戊未土也土者中

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此必適妾將有爭寵

相害而為患者

師古曰適讀曰嫡嫡謂正后也○宋祁曰南本相害字作於宮

唯陛下

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

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

雉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

師古曰解在五行志

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

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三熒惑為之

退舍

張晏曰宋景公熒惑守心太史子韋請移之於大臣及國人與歲公皆不聽天感其誠熒惑為之退

舍景公享延期之祚也以陛下聖明內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

不感何搖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仁道

不遠求之而至也

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

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

師古曰由從也

親二宮之饗膳

韋昭

曰二宮邛成太后與成帝母也師古曰熟食曰饗具食曰膳膳之言善也

致昏晨之定省如

此即堯舜不足與比隆咎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

事不論材而授位殫天下之財以奉淫侈匱萬姓之力

以從耳目

師古曰殫匱皆盡也從讀曰縱

近諂諛之人而遠公方

師古曰方

正也信讒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大臣怨乎不

以師古曰失在巖穴謂隱處巖穴朝廷失之也論語稱周公謂魯公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用也不見用而

怨也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祖業至

重誠不可以佚豫為不可以奢泰持也

師古曰為治也

唯陛下

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欽愚戇言不足采其夏

上盡名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師古曰此殿在未央宮也

策曰天

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

先取人之術何以

師古曰以用也

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

師古

曰取經義以對

欽對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

師古曰貞正也

不信

不貞萬物不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

理而成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

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

師古曰恕仁也言以

仁愛為心內省已志施之於人也

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泣

官不敬

師古曰泣臨也

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

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師古曰孝經載孔子之言也言人能始終行孝而患不及道者

未之有也一說行孝終始不備而患禍不及者無此事也

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

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

其所不為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

○劉攽曰當云近觀其所為主

注文舊有妄刊去之宋祁曰為字下南本浙本並有主字遠觀其所主

師古曰所為主謂託人以

為援而自進也其所主為人之援而進也○宋祁曰孔子

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

之言也度匿也言視人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人之所樂則可知其善惡無所匿其情也取人之術

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

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師古曰長謂崇貴之也表明也孔子

曰惡紫之奪朱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朱正色也紫間色之好者也惡其邪好而奪正色

以喻利口之人多言少實傾惑者也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

則拂心逆指師古曰拂謂違戾也音佛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

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師古曰從順也耦合也臣聞

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

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

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

師古曰匹婦一婦人也○宋祁曰說別本浙本作謀

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

師古曰從讀曰縱不縱心于所欲也此則衆

庶咸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

何足備言

師古曰如此則細故萬端不足憂也

欽以前事病賜帛罷後為

議郎復以病免徵詣大將軍莫府國家政謀鳳常與欽

慮之

師古曰慮計也數稱達名士王駿韋安世王延世等師古曰王

駿王陽子也韋安世韋賢之孫方山之子也王延世即成帝時塞河堤者也○宋祁曰一本只云王延無世字

注同予據成紀校尉王延世塞決河是歲改河平元年此本是劉奉世曰治河者王延世或者此脫一世字歟

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功臣絕世填撫四

夷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重戒

之曰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

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穰侯昭

王之舅也

文穎曰穰侯魏冉也

權重於秦威震鄰敵有旦暮偃伏

之愛

師古曰言昭王幼小旦夕心不介然有間然范睢偃伏戲弄於舅之旁側也

起徒步由異國無雅信

謂素相任信

師古曰雅信謂素相任信

開一朝之說而穰



侯就封

文穎曰范睢為丞相穰侯就國

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

師古曰武安侯

謂田蚡也退謂請考工地益宅上怒乃退之也

三事之跡相去各數百歲若合

符節甚不可不察願將軍由周公之謙懼

師古曰由損從也用也

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范睢之徒得間其說

師古曰問

音居頃之復日蝕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果言鳳專

權蔽主之過宜廢勿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悟召見

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

指甚哀太后涕泣為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廢

師古

曰倚音復起鳳就位鳳心慙稱病篤欲遂退欽復說之  
于綺反

曰將軍深悼輔政十年變異不已故乞骸骨歸咎於身  
刻已自責至誠動衆愚知莫不感傷雖然是無屬之臣

執進退之分絜其去就之節者耳

師古曰無屬無親屬  
于上也分音扶問反

字或作介介隔  
也其義亦通

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

上也昔周公雖老猶在京師明不離成周示不忘王室

也仲山父異姓之臣無親於宣就封於齊

鄧展曰詩言  
仲山甫徂齊

者言銜命往治齊城郭也而韓詩以為封于齊悞耳晋  
灼曰韓詩悞而欽引之阿附權貴求容媚也師古曰韓

詩既有明文而欽引以為喻則是其義非謬而與今說詩者不同鄧晉諸人雖曰涉學未得專非杜氏追咎韓也猶歎息永懷宿夜徘徊不忍遠去况將軍之於主上

主上之與將軍哉夫欲天下治安變異之意莫有將軍

師古曰言衆人之意皆不如也主上昭然知之故攀援

不遣師古曰援引也音爰書稱公毋困我師古曰此周書洛誥成王告周公詞也言公必

須留此毋得遂去而令我困唯將軍不為四國流言自

疑於成王以固至忠鳳復起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

尹章章死詔獄語在元后傳章既死衆庶寃之以譏朝

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曰京兆尹章所坐事密吏民見章素好言事以為不坐官職疑其以日蝕見對有所言也假令章內有所犯雖陷正法事不暴揚自京師不曉况於遠方恐天下不知章實有罪而以為坐言事也如是塞爭引之原損寬明之德

師古曰爭引謂引事類以諫爭也一曰下有諫爭之

言上引而納之也

欽愚以為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

○宋祁曰南本無章

事二字

並見郎從官展盡其意加於徃前以明示四方使

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則流言消釋

疑惑著明鳳白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類也

師古曰將

也優游不仕以壽終欽子及昆弟友屬

○宋祁曰友疑當作支

至

二千石者且十人欽兄緩前免太常以列侯奉朝請成  
帝時乃薨子業嗣業有材能以列侯選復為太常數言  
得失不事權貴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  
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為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  
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  
狀子出關

師古曰垂白者言白髮下垂也無狀猶言不肖

願勿復用前事相侵

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

蘇林曰長與許后書也語在外戚傳

下雒陽獄

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

服虔曰受立屬請為不敬

坐

免就國其春丞相方進薨業上書言方進本與長深結

厚更相稱薦

師古曰更音工衡反

長陷大惡獨得不坐苟欲障塞

前過不為陛下廣持平例

師古曰俱與長厚善而方進獨不坐是不平也

又無

恐懼之心反因時信其邪辟

師古曰信讀曰辟仲辟讀曰僻

報睚眦怨

師古曰睚音厓睚舉眼也眦即背字謂目匡也言舉目相忤者即報之一說睚音五懈反眦音仕懈反睚眦

瞋目貌也兩義並通他皆類此

故事大逆朋友坐免官無歸故郡者今

坐長者歸故郡已深一等紅陽侯立坐子受長貨賂故  
就國耳非大逆也而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  
鹿太守孫宏故少府陳咸皆免官歸咸故郡刑罰無平  
在方進之筆端衆庶莫不疑惑皆言孫宏不與紅陽侯  
相愛宏前為中丞時方進為御史大夫舉掾隆可侍御  
史師古曰御史大宏奏隆前奉使欺謾師古曰謾誑也  
大之掾也名隆反不宜執法近侍方進以此怨宏又方進為京兆尹時  
陳咸為少府在九卿高第陛下所自知也方進素與司

直師丹相善臨御史大夫缺使丹奏咸為姦利請案驗卒不能有所得而方進果自得御史大夫為丞相即時

詆欺奏免咸

師古曰詆誣也

復因紅陽侯事歸咸故郡衆人皆

言國家假方進權太甚案師丹行能無異及光祿勳許

商被病殘人

服虔曰殘瘡也

皆但以附從方進常獲尊官丹前

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為國求福幾獲大利

師古

曰幾讀曰冀

韋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

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



是背經術惑左道也

師古曰左道不正之道也

二者皆在大辟重於

朱博孫宏陳咸所坐方進終不舉白專作威福阿黨所

厚排擠英俊

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諧反

託公報私橫厲無所畏忌

師古

曰縱橫陵厲也

欲以熏轅天下

師古曰熏言熏灼之轅讀曰燎假借用字

天下莫不

望風而靡

師古曰靡猶弭

自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

師古曰杜塞也骨

肉親屬莫不股栗

師古曰言懼之甚故股戰慄也

威權忝盛而不忠信

非所以安國家也今聞方進卒病死

師古曰卒讀曰碎

不以尉

示天下反復賞賜厚葬唯陛下深思往事以戒來今會

成帝崩哀帝即位業復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朝無骨

體之臣

師古曰體亦鯁字

宗室諸侯微弱與繫囚無異自佐史

以上至於大吏皆權臣之黨曲陽侯根前為三公輔政

知趙昭儀殺皇子不輒白奏反與趙氏比周恣意妄行

師古曰比音頻寐反

譖愬故許后被加以非罪

師古曰被音皮義反

誅破諸

許族敗元帝外家內嫉妬同產兄弟紅陽侯立及淳于

氏

師古曰兄紅陽侯立也姊淳于長母也

皆老被放棄新喋血京師威權

可畏高陽侯薛宣有不養母之名安昌侯張禹姦人之

雄惑亂朝廷使先帝負謗於海內尤不可不慎陛下初

即位謙讓未皇

師古曰皇暇也

孤獨特立莫可據杖權臣易世

意若探湯

師古曰言重難之若以手探熱湯也

宜蚤以義割恩安百姓心

竊見朱博忠信勇猛材畧不世出

師古曰言其希有也

誠國家雄

俊之寶臣也宜徵博置左右以填天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此人

在朝則陛下可高枕而卧矣昔諸呂欲危劉氏賴有高

祖遺臣周勃陳平尚存不者幾為姦臣笑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業

又言宜為恭王立廟京師以章孝道時高昌侯董宏亦

言宜尊帝母定陶王丁后為帝太后大司空師丹等劾  
宏誤朝不道坐免為庶人業復上書訟宏前後所言皆  
合指施行朱博果見拔用業由是徵復為太常歲餘左  
遷上黨都尉會司隸秦業為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  
復就國哀帝崩王莽秉政諸前議立廟尊號者皆免徙  
合浦業以前罷黜故見濶略師古曰濶略謂寬縱不問也憂恐病發  
死業成帝初尚帝妹潁邑公主主無子薨業家上書求  
還京師與主合葬不許而賜諡曰荒侯傳子至孫絕初

杜周武帝時徙茂陵至延年徙杜陵云

贊曰張湯杜周並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而

俱有良子德器自過

師古曰言其子德器各過二人之身

爵位尊顯繼世

立朝相與提衡

如淳曰提衡猶言相提攜也臣瓚曰衡平也言二人齊也師古曰瓚說是也

至於建武杜氏爵乃獨絕

師古曰建武之後張氏尚有張純為侯故言杜氏獨絕也

迹其福祚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也

師古曰元功蕭曹張陳之屬也儒林

貢薛韋匡之輩

自謂唐杜苗裔豈其然乎

師古曰謂在周為唐杜氏也

及欽

浮沉當世好謀而成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終如其言

庶幾乎闕睢之見微

師古曰闕睢國風之始言夫婦之際政化所由故云見微微謂微細

也非夫浮華博習之徒所能窺也業因勢而抵隄

服曰抵

音紙隄音義謂罪敗而復抨彈之蘇秦書有此法師古曰抵擊也隄毀也言因事形勢而擊毀之也隄音詭一說隄讀與戲同音許宜反戲亦險也言擊其危險之處鬼谷有抵戲篇也稱朱博毀師丹愛

憎之議可不畏哉

前漢書卷六十

前漢書卷六十考證

杜周傳為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顧炎武曰按百官表天漢三年二月執金吾杜周為御史大夫四年卒而衛太子巫蠱事乃在征和二年周卒已四歲矣又十一年昭帝元鳳元年御史大夫桑弘羊坐燕王旦事誅書事之謬如此

而兩子夾河為郡守○臣召南按唐書宰相世系表曰

周三子延壽延考延年延年最幼昭帝初始為吏則

夾河為郡守者延壽延考也

杜延年傳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按公卿表平字子心仁字中孫俱齊人

杜欽傳小卞之作可為寒心○按今詩作小弁與孟子同蓋卞弁二字古通用故師古音盤與陸氏毛詩音義同

合陽侯梁放○臣召南按漢代列侯具見於表此合陽侯梁放功臣恩澤二表不見何也師古亦無注



及繼功臣絕世○臣召南按功臣表杜業納說云云於是成帝復紹蕭何是建議繼功臣絕世乃欽兄子業之事非欽事也表傳互異如此

前漢書卷六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前漢書卷六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張騫漢中人也

師古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也。○宋祁曰也字疑可刪。

建

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

師古曰月氏西域胡國也

氏音支

以其頭為飲器

韋昭曰飲器柝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屬也。或曰飲酒之器也。師古

曰匈奴傳云以所破月氏王頭共飲血盟然則飲酒之器是也韋云柝榼晉云獸子皆非也柝榼即今之偏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也獸子褻器所以溲便者也柝音犛

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

共擊之

師古曰無人援助也

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

更匈奴中

師古曰更過也音工衡反

迺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

氏與堂邑氏奴甘父

服虔曰堂邑姓也漢人其奴名甘父師古曰堂邑氏之奴本胡人名

甘父下云堂邑父者蓋取主之姓以為氏而單稱其名曰父。劉攽曰奴甘父直是此人名號耳非謂堂邑氏之奴名甘父也。按胡人名字多以奴為號。又後言堂邑父益知其人自氏堂邑名奴甘父也。俱出隴

西徑匈奴

師古曰道由匈奴過

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曰月氏

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

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

屬亡鄉月氏

師古曰屬謂同使之官屬鄉讀曰嚮

西走數十日

師古曰走趨也不知

其道里多少故以日數言之走音奏一曰走謂奔走也讀如本字

至大宛大宛聞漢之

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

為匈奴所閉道脫亡唯王使人道送我

師古曰道讀曰導○宋祁曰越

本脫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

為然遣騫為發譯道抵康居

師古曰抵至也道讀曰導

康居傳致大

月氏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夫人為王○宋祁曰古本夫人

字下有太既臣大夏而君之師古曰以大夏為地肥饒子二字

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師古曰下

反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李奇曰要領要契也師古

曰李說非也要衣要也領衣領也凡持衣者則執要與

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故以要領為喻要音留歲餘還竝南山欲從羌中歸師古曰竝復為

一遙反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

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為奉使君騫為人彊

力寬大信人

師古曰疆力言堅忍於事

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

窮急射禽獸給食

師古曰給供也○宋祁云古本胡字上有故字

初騫行時百

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

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

○宋祁云古本旁字下有有字

具為

天子言其地形所有

師古曰土地之及所生之物也

形語皆在西域傳

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

臣瓚曰邛山名生此竹高節可作杖服虔

曰布細布也師古曰邛竹杖人皆識之無假多釋而蘓林乃言節間合而體離誤後學矣

問安得此

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

鄧展曰一名篤李奇曰一名天篤則

浮屠胡是也師古曰即敬佛道者身毒國在大夏東南

○宋祁云注文天篤古本作天竺

可數千里其俗土著

師古曰土著者謂有城郭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音直略反其下

亦與大夏同而界溼暑熱其民乘象以戰

師古曰象大獸垂鼻長牙

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

師古曰度計也

大夏去漢萬二千里

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

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

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

師古曰徑直也宜猶當也從蜀向大夏其道當直○宋祁

云顏未注前古本宜作直

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



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

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師古曰設施也施之

以利誘今入朝誠得而以義屬之師古曰謂不以兵革則廣地萬里重九

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迺令

因蜀犍為發間使數道竝出師古曰間使者求間隙而行出駝出柞

出徙邛出爨師古曰皆夷種名駝音危柞音材各反徙音斯爨音蒲北反○宋祁云新本邛字上

有出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柞服虔曰漢使見閉於夷也師古

曰氐與柞二種也○南方閉騫昆明師古曰騫昆明亦皆夷種名也騫音

宋祁云越本無行字前漢書

先藥反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

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而蜀賈間出物

者或至焉

服虔曰滇音顛滇馬出其國師古曰間出物謂私往市者

於是漢以求大

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

以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

師古曰事謂經略通之專以為事也

騫以校尉

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

○劉敞曰水草處宜有知

字宋祁云古本將軍下有數字淳化本無知字

迺封騫為博望侯

師古曰取其能廣博瞻望

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為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

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  
為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  
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

空無匈奴

師古曰並音步浪反

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

漢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候  
因曰臣居匈奴中間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

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

師古曰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大

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

傅父布就翎侯抱亡置草中

服虔曰傅父如傅母也李奇曰布就字也翎侯烏孫

官名也為昆莫作傅父也師古曰翎侯烏孫大臣官號其數非一亦猶漢之將軍耳而布就者又翎侯之中別號猶右將軍左將軍耳非其人之字翎與翕同 為求食還見狼乳之

師古曰以乳飲之

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

奴所破西擊塞王

師古曰塞音先得反西域國名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聲相近本一姓

耳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昆莫既健自請單于報

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徙大夏地昆莫

略其衆因留居兵稍彊會單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

奴遣兵擊之不勝益以為神而遠之

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

今單

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

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為夫人結昆

弟其勢宜聽

師古曰言事事聽從於漢○劉敞曰遺字當作遣宋祁曰作遣是

則是斷

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

為外臣天子以為然拜騫為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

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

師古

曰為騫之副道可便遣之旁國○宋祁曰古本及浙本遣字下並有一遣字

騫既至烏孫致賜諭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未能得其決語

在西域傳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

發譯道送騫師古曰道讀曰導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

謝師古曰與騫相隨而來報謝天子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

行歲餘騫卒後歲餘○宋祁曰古本騫卒字下複騫卒二字其所遣副使

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西北國

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蕪林曰鑿開也空通也騫始開通西域道也師古曰空孔也猶

言始鑿其孔穴也故此下言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  
當空道而西域傳謂孔道也

以為質於外國

李奇曰質信也

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

漢結婚初天子發書易

鄧展曰發易書以卜。宋祁曰古本作發易書

曰神馬

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

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

居以西

臣瓚曰今居縣名也屬金城築塞西至酒泉也師古曰今音零

初置酒泉郡以

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犂犂條支身毒國

李奇

曰犂音軒服虔曰犂犂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以下五國皆西域胡也犂犂即大秦國也張掖驪

軒縣蓋取此國為名耳驪聲聲相近而天子好宛馬使  
軒讀與軒同李奇音是也服說非也

者相望於道一輩大者數百人少者百餘人所齋操大

放博望侯時師古曰操持也所齋持謂節及帶也放依也音甫往反其後益習而

衰少焉師古曰以其串習故不多發人漢率一歲中使者多者十餘少

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師古曰道遠則還遲近則來疾

是時漢既滅越蜀所通西南夷皆震請吏置牂柯越蕩

益州沈黎文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也

迺遣使歲十餘輩出此初郡師古曰文山以上初置者皆復閉昆明



如淳曰為昆明所閉。  
宋祁曰越本無皆字。  
為所殺奪幣物於是漢發兵擊

昆明斬首數萬後復遣使竟不得通語在西南夷傳自

騫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竒怪利害

求使天子為其絕遠非人所樂聽其言師古曰凡人皆不樂去故有自

請為使者即聽而遣之  
予節募吏民無問所從來為脩眾遣之以

廣其道師古曰不為限禁遠近雖家人私隸並許應募  
來還不能無侵盜幣物

及使失指師古曰乖天子指意  
天子為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師古

曰言其串習不以為以激怒令贖師古曰令立功以贖罪  
難必當更求充使也  
復求使

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

大者予節言小者為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相效其

使皆私縣官齎物

師古曰言所齎官物竊自用之同於私有

欲賤市以私其

利師古曰所市之物得利多者不盡入官也

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

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

度漢兵遠不能至

師古曰度計也

而禁其

食物以苦漢使

師古曰令其困苦也

漢使乏絕責怨至相攻擊樓

蘭姑師小國當空道

師古曰空即孔也○宋祁曰怨浙本作怒

攻劫漢使王

恢等尤甚而匈奴竒兵又時時遮擊之使者爭言外國

利害

師古曰言服之則利不討則為害

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

遣從票侯破奴

師古曰趙破奴

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以擊胡

胡皆去明年擊破姑師虜樓蘭王酒泉列亭鄯至玉門

矣

韋昭曰玉關關在龍勒界

而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

以大鳥卵及犛犛眩人獻於漢

應劭曰卵大如一二石也眩相詐惑也鄧太

后時西夷檀國來朝賀詔令為之而諫大夫陳禪以為

夷狄偽道不可施行後數日尚書陳忠案漢舊書乃知

世宗時犛犛獻見幻人天子大悅與俱巡狩乃知古有

此事師古曰鳥卵如汲水之蠶耳無一二石也應說失

之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

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

前漢書

則成一事當云大鳥及卯萍軒越本作黎軒者非又注  
文鑿予按西域烏弋傳師古音甕於龍反汲水瓶也今  
雖與雍是一字同從瓦無容別師古曰說  
音甕必無二音亦當云一音甕天子大說  
音甕師古曰說而

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

臣瓚曰漢使采取持來至漢

天子案

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昆侖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

迺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過之則散財帛賞賜厚具饒

給之以覽視漢富厚焉

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示之令其觀覽

大角氏

師古曰氏

音丁禮反解在武紀

出竒戲諸怪物多聚觀者

師古曰聚都邑人令觀者以誇示之

觀音工喚反

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各倉庫府臧

之積欲以見漢廣大傾駭之

師古曰見顯示

及加其眩者之工

而角氏竒戲歲增變其益興自此始而外國使更來更

去師古曰遞互來去前後不絕更音工衡反

大宛以西皆自恃遠尚驕恣未

可誑以禮羈縻而使也漢使往既多其少從率進孰於

天子

孟康曰少從不如計也或曰少者少年從行之微者也進孰美語如成孰也晉灼曰多進虛美之言

必成之計於天子而卒不果也師古曰漢時謂隨使而出外國者為少從總言其少年而從使也從音材用反

事見班固與弟仲升書進孰者但空進成孰之言

言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

不肯示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

師古曰志懷美悅專事求之

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

宛國饒漢物

師古曰素有漢地財物故不貪金馬之幣

相與謀曰漢去我遠

而鹽水中數有敗

服虔曰水名道從水中行師古曰沙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敦

煌西北惡磧者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

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

且往往而絕邑

師古曰近道處無城郭之居也

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

為輩來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且貳師馬

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

如淳

曰罵詈也師古曰椎破金馬也椎音直追反其字從木

宛中貴人怒曰

師古曰中貴人中臣

之貴者

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王遮攻殺

漢使其財物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即破宛矣天子以

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

言為然而欲侯寵姬李氏

師古曰欲封其兄弟

廼以李廣利為將

軍伐宛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殺

李廣利女弟李夫人有寵於上產昌邑哀王太初元年

以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

萬人以往

師古曰惡少年謂無行義者

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

師將軍故浩侯王恢使道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各

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

則去比至郁成

師古曰比音必寐反

士財有數千皆飢罷

師古曰財與才

同罷讀曰疲

攻郁成城郁成距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

左右計至郁成尚不能舉况至其王都乎引而還往來

二歲至敦煌士不過什一二

師古曰十人之中一二人得還

使使上書



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而患飢人少不足以拔

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

師古曰益多也

天子聞之大怒使使

遮玉門關曰軍有敢入斬之貳師恐因留屯敦煌其夏

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

師古曰趙破匈奴後封公浞野侯浞音土角反

卿議者皆願罷宛軍專力致胡天子業出兵誅宛宛小

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漸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

孫輪臺易苦漢使

晉灼曰易輕也師古曰輪臺亦國名

為外國笑迺案言

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

師古曰案其罪而行罰

赦囚徒扞寇盜

如淳

曰放囚徒使其扞禦寇盜

師古曰使從軍為斥候 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

敦煌六萬人

師古曰興發部 署歲餘乃得行

負私從者不與

師古曰負私糧食及

私從者不在六萬人 數中也與讀曰豫

牛十萬馬三萬匹驢橐駝以萬數

齋糧兵弩甚設

師古曰施張甚具也

天下騷動轉相奉伐宛五十

餘校尉宛城中無井汲城外流水於是遣水工徙其城

下水空以穴其城

師古曰空孔也徙其城下水者令徙他道流不迫其城也空以穴其城者

圍而攻之令作孔使穿穴也下云決其水原移之又云圍其城攻之皆再敘其事也一日既徙其水不令於城

下流而因其舊引水入城之孔攻而穴之

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

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而發天

下七科適師古曰適讀曰譴七科解在武紀及載糒給貳師師古曰糒乾飯音備

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宋祁曰車當作運而拜習

馬者二人為執驅馬校尉師古曰習猶便也一人為執馬校尉一人為驅馬校尉

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師後復行兵○宋祁曰古無後字

予謂後字當存為是多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輪臺輪臺

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師古曰平行言無寇難

兵到者三萬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走入保

其城貳師欲攻郁成城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

師古曰留行謂

留止軍廢其行

迺先至宛決其水原

○宋祁曰古本作源

移之則宛固已

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寡匿善

馬殺漢使

師古曰毋寡宛王名

今殺王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

○宋祁曰不字下當有解字

迺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為然

共殺王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

師古曰宛之貴人為將而勇者

名煎靡也煎音子延反

宛大恐走入中城相與謀曰漢所為攻宛

以王毋寡持其頭遣人使貳師約曰漢無攻我我盡出

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我盡殺善馬康居

之救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孰計之何

從

師古曰令貳師孰計之而欲攻戰乎欲不攻而取馬乎

是時康居候視漢兵尚

盛不敢進貳師聞宛城中新得漢人知穿井而其內食

尚多計以為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不許

則堅守而康居候漢兵罷來救宛破漢軍必矣

師古曰罷讀曰

疲軍吏皆以為然許宛之約宛迺出其馬令漢自擇之

而多出食食漢軍

師古曰下食讀曰飢

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

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時遇漢善者

名昧蔡為宛王

服虔曰蔡音楚言蔡師古曰昧音本末之末蔡音千昌反

與盟而罷

兵終不得入中城罷而引歸初貳師起敦煌西為人多

道上國不能食

師古曰起發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飮

分為數軍從南

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

城

○宋祁曰成城古本浙本作都城

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

負而輕之

師古曰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人

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

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數人脫亡走貳師

師古

曰走音奏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降其

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

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

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為大將軍。

四人相謂：「郁成，漢所毒。」

師古曰：言毒恨。

今生將卒失大事。

師古曰：卒。

讀曰粹。

欲殺莫適先擊。

師古曰：適，主也。無有主意先擊者也。音丁歷反。

上邽騎士

趙弟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初，貳師後

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

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

師古曰：東旋軍東出。

諸所過小國間

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見天子因為質焉軍還入

玉門者萬餘人馬千餘匹後行非乏食戰死不甚多而

將吏貪不愛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衆

師古曰侵牟言如牟賊之食苗

也物故謂死也解具在景紀及燕武傳

天子為萬里而伐不錄其過迺下

詔曰匈奴為害久矣今雖徒幕北與旁國謀共要絕大

月氏使遮殺中郎將江故鴈門守攘危須以西及大宛

皆合約殺期門車令

服虔曰危須國名也文穎曰漢使期門郎也車令姓名也

中郎

將朝及身毒國使隔東西道貳師將軍廣利征討厥罪



伐勝大宛賴天之靈從汴河山涉流沙通西海山雪不

積

張晏曰是歲雪少故得往還喜得天人之應也師古曰從由也汴逆流而上也言路由山險又汴河也汴

素

士大夫徑度

師古曰言無屯難也

獲王首虜珍怪之物畢陳於

闕其封廣利為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封斬郁成王者

趙弟為新時侯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為光祿大夫上官

桀敢深入為少府李哆有計謀為上黨太守

師古曰哆音昌野反

軍官吏為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

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

孟康曰奮迅也自樂而行者

以適

過行者皆黜其勞

師古曰適讀曰誣言以罪誣而行者免其所犯不叙功勞

士卒賜

直四萬錢

師古曰或以他財物充之故云直

伐宛再反

師古曰再反猶今言兩迴

四歲而得罷焉後十一歲征和三年貳師復將七萬騎

出五原擊匈奴度郅居水

師古曰郅音質

兵敗降匈奴為單于

所殺語在匈奴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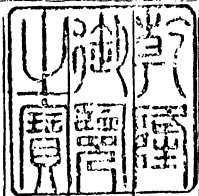
贊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命崑崙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

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原惡睹

所謂昆侖者乎

鄧展曰漢以窮河原於何見昆侖乎尚書曰道河積石是謂河原出於積石積

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  
昆侖也師古曰惡音烏  
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  
禹本紀山經所有放哉  
如淳曰放蕩迂闊不可信也師古曰如說是也荀悅誤以放為效字因解為不效蓋失之矣



前漢書卷六十一

前漢書卷六十一考證

張騫傳居匈奴西○史記大宛傳作居匈奴中益寬

立其夫人為王○

臣召南

按史記作立其太子為王外

國固時有女王然以下文推之似史記是

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通鑑考異曰史記西南夷傳

曰元狩元年張騫使大夏來言通身毒國之利按年

表騫以元朔六年二月封博望侯必非元狩元年始

歸也或者元狩元年始令騫通身毒國疑不能明

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史記作居漢西南此漢字似不可省

出駝出犛出徙印出熨○史記作出駝出舟出徙出印  
熨

廼復事西南夷○胡三省曰元朔四年罷西夷元狩元  
年復通

西並南山至鹽澤○臣召南按鹽澤即蒲昌海于闐及

葱嶺二河之所匯也今名洛普池

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注師古曰祁連山以東敦煌以西○臣召南按西域傳曰月氏遠去過大宛擊大夏而臣之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然則本文祁連即指酒泉張掖金城之南山霍去病所奪者地在敦煌之東注當云祁連以西敦煌以東也

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大夏下史記有安息身毒于寘杆罽諸國

而漢使窮河源○此句下史記有河源出于寘五字

而鹽水中數有敗○胡三省曰裴矩西域記鹽水在西  
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並沙磧之地  
道路不可準惟以人畜骸骨及駝馬糞為標驗由此  
數有死亡

李廣利傳故浩侯王恢○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  
酒泉橋制國除臣召南按此王恢以擊破車師功封

浩侯與元光中設計馬邑以大行令為將軍下獄死



者不同此在後

烏孫輪臺易苦漢使○輪臺史記作命頭

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臣召南按外戚傳並不言

左將軍桀從貳師伐宛有功則此搜粟都尉後為少  
府者另是一人百官公卿表太初元年搜粟都尉上  
官桀為少府年老免即合此傳而師古注乃謂疑此  
非上官桀表誤何哉左將軍上官桀與霍光同輔政  
者在此人後姓名偶同耳

前漢書卷六十一考證